



他是春雨

■ 張冬齡

岑偉宗，一個又熟悉又陌生的名字。他是著名戲劇工作者麥秋先生的入室弟子，活躍於戲劇界，曾任舞台劇導演、演員，並為多齣舞台劇及音樂劇填詞；他是新晉流行曲填詞人，曾為電視劇填寫主題曲；他曾是語文教師，做過不少語文教學的研究……

4月15日的下午，筆者跟岑先生在香港大會堂做了一個訪問。跟岑先生做訪問，趣味盎然，他說話風趣幽默，聲情並茂，就如他所填的詞一樣「過癮」，絕對是天生的演說家。岑先生從戲劇談到音樂，又由語文教育轉到做人處世，話題源源不絕，令人目不暇給。

誨人不倦的教育工作者

不少人都有這樣的觀念：語文科是肩負情意教育的一門學科。即是說，語文老師需負起培養學生品德情意的責任。曾是語文教師的岑偉宗，對此有一套看法：「這是愚蠢的想法。以前，語文科承擔這個任務，那是因為所選的課文有這樣的元素。現在，為甚麼仍下意識要分工呢？其實，*每一位老師的行為舉止都是學生的楷模，所謂『身教重於言教』。情意教育是不可能分工的。*難道做實驗就不用學習基本禮貌、控制情緒嗎？上生物課就只認識生物的內部結構嗎？我也是在殖民地教育制度下成長的。初入行時，我的人生态度、做人目標都不大清晰，要不斷摸索。現在，我們的學生不知道學習的目的，不明白學習的意義。情況繼續下去，我們的下一代會容易迷失，不知做人的真正意義。」

三年前，政府推出「毅進計劃」課程，岑先生跟舒志義先生合作為其中一個必修科「人際傳意技巧」編寫教學材料。現時，岑先生仍在荃灣明愛任教這一科。這個科目有些甚麼特色呢？



滋人潤物如無聲



「所謂『人際傳意技巧』就是教導學生如何做人，包括如何與人溝通、如何建立形象、如何建立人生目標等。由於中學不設這門學科，內容較新穎，學生的學習動機也較大。上課時，我亦會跟學生討論談戀愛的問題，他們對如何結交異性的課題很感興趣，尤其是有關結識異性的錯誤觀念，他們很喜歡聽，因為有共鳴！」

由於每班只有二十多人，師生接觸的機會增多，不知當中可有難忘事？「我會把握每個機會幫助他們成長。曾經有學生跟我說不知人生為何，這段時間剛巧教他們『時間管理』，於是我便叫他試試記錄自己過去一星期做過些甚麼。最初的一星期，該學生不肯面對自己的『時間表』，覺得衝擊太大。兩星期後，這個學生拿着『時間表』來見我，跟他傾談過後，該學生有所頓悟，明白自己的路向。」憑着一股春風化雨的教學熱誠，岑偉宗至今對教學仍有一份執着。他直言很喜歡教書，愛與人接觸、分享經驗，「教學是一門藝術，藝術是不可能重複的。每個學生都是獨特，就算同一個學生，他今天的狀態表現可以跟昨天完全不同。我們應多花心思去了解他們。」

「為甚麼現時有那麼多外來的壓力給教育工作者？是不是我們真的做得不好？是不是真的對教學少了些創意，對學生少了些關注、少了些關心？這個問題很值得深思。這些微細的照顧、關心並不是能力評估、學習指標，也不是

填表格；只要我們給學生一些關心、一些鼓勵，哪怕是一點點，學生的情緒定必有所轉變，他們會更願意學習，學校的氣氛也會完全不同。」

「早前我寫過一篇有關校園暴力的文章，校園暴力正正反映人與人之間缺乏尊重。在家中，成年人沒有向孩子示範甚麼是尊重、甚麼叫關懷，社會也缺乏尊重。學生自然會模仿，變得十分自我、目中無人、難於相處。話說回來，我十分慶幸有這一羣學生，也許他們之前受過挫折，所以再頑皮的也會受教，懂得尊重老師。當然老師本身也要立下榜樣，令他們信服，才能做到互相尊重。」

逡巡於戲劇與流行樂的填詞人

1989年，岑先生為兒童音樂劇《強者小紅蟻》（與麥秋先生合作編劇）首次填詞，至今已為超過廿四齣舞台劇及音樂劇填詞。不說不知，原來早年的岑偉宗是以幕前演出為主。被問到何時開始對戲劇產生興趣，岑先生表示，小學時期已有強烈的表演慾，「小息時，我總愛跟同學拿着水壺在操場上扮『溫拿樂隊』表演。每年的聖誕聯歡表演，我總希望能被老師揀選扮演牧羊人，可惜自己學業成績差，未被選中。到了四年級，進入寄宿學校讀書，就很喜歡參加歌唱比賽、『扮嘢比賽』，希望得到別人注意。」

「升上中學，我對戲劇的興趣愈來愈濃，積極參與劇社的演出。中三開始嘗試寫劇本，中四時更贏得校際比賽的導演獎。自此，我便減少幕前演出，專注導演的工作。出來工作以後，自覺在導演方面的發展空間有限，便專心填詞的工作。到2000年，更開始為流行曲填詞。」

近年，岑偉宗令人印象較深的個人填詞作品包括春天舞台的《聊齋新誌》、香港話劇團的《還魂香》及演戲家族的《四川好人》。大家不難發現，岑先生早期作品的風格跟現在的有很大分別。

岑偉宗表示：「我們這一輩是聽許冠傑的流行曲成長的。」後來開始填詞，也受許氏的影響，所填的詞都以「鬼馬、過癮」見稱，跟文學完全拉不上關係。隨着年月的洗禮，個人閱歷增多，尤其對愛情的經歷，他對事物的看法有了新的體會，也造就他創出更廣闊的寫作風格。近年的作品，岑先生嘗試多寫情、多寫景、多寫哲理。如《還魂香》序幕一曲：「信有富貴世世滿箱家宅華麗，卻似螞蟻半世寸土爭逐名位。費了半世建構最終一夜而逝，哪有富貴世世永享痴夢如嚙。焚香升天高，還魂更好。」歌詞盡顯故事精髓。

現時，除了教書外，岑偉宗整個工餘的創作生命就是填詞。填詞有甚麼吸引力？岑先生表示，填詞給他很大的滿足感，「我對舞台劇的運作非常熟悉，了解導演的要求，對劇種及演員的特色也有認識，明白觀眾欣賞的習慣和期望。為舞台劇填詞，容許我有很大的自由度，創作空間變得廣闊。我喜歡『玩文字』，填詞給予我莫大滿足感。試想想，我在家中寫呀寫，完成後傳真出去，之後就會有很多人拿着你寫的詞一起排演，你會很感動，也由衷地感激他們。」

2002年，岑先生開始涉足流行音樂的填詞工作。曾為李克勤、馬浚偉等歌手填詞的岑偉宗，不諱言自己仍在學習階段：「流行樂工業牽涉的人和事要比舞台劇多，例如唱片監製、歌手的經理人、聽眾，以至歌手的形象、宣傳策略等。我覺得自己好像是『瞎子摸象』，暫時只摸到象腳而已。在這麼多不明朗的因



（左起）彭鎮南（導演）、岑偉宗（填詞）、高世章（作曲）共同創作《四川好人》



《還魂香》首演，攝於簽名板前

素下進行創作，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呢！」大部分的流行曲只有兩三分鐘，生命短暫，一瞬即逝；流行樂的市場十分現實，既要叫好也要叫座，否則寫出來的作品沒人欣賞，就如封了塵的古籍一樣，乏人問津。

善於掌握時間的寫作人

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，岑先生一身兼數職，既要教書，又要填詞，更為多份報章撰寫劇評、專欄，時間如何分配？如何兼顧事業與家庭？

「我的公事包一定會有一本筆記簿和一部MP3機，好讓我隨時隨地填詞。每次收到曲後，我就不斷地聽，駕車時聽、逛街時聽，無時無刻腦裏都哼着歌曲旋律，想到便寫。

「此外，我也會隨身帶一兩本最近看的書，吸收知識；其餘時間就是教書、開會、跟朋友聚會。以往，我很少跟朋友聚會，但慢慢發覺生活不可能只有工作，要取得平衡。我也很喜歡看戲，有時間便會在家看影碟。」

對於他的太太，他心存感激。岑先生說：「我太太很喜歡讀我的作品，她對我的支持不只精神上，還在行動上。試過於半夜寫完一首歌，當時很興奮，立即叫醒太太，把歌曲唱給她聽。她是我第一個聽眾，也是我第一個讀者。」

被問到今年的大計，岑先生透露，將於年底出版一部有關人物傳記的作品。至於所寫的人物是誰，岑先生表示，要先賣個關子。相信你也不會錯過吧！

後記

訪問當天，是「第十三屆香港舞台劇獎」頒獎禮舉行的日子。岑偉宗在戲劇界所作的貢獻和努力，為他贏得「香港戲劇傑出青年獎」（填詞）的殊榮。於此，我們衷心祝賀岑先生，也盼望日後聽到他更多悅耳動聽的作品。🎧



閒來跟同事登山遠足



岑：「我最愛擁抱父母。可惜，如今父親已離世。這是值得叫我懷念的一幕。」



太太是創作和生活的最大支持力量